

读杜心解

读杜心解

讀杜心解卷一

卷一之一 五古

望嶽

遊龍門奉先寺

贈李白

陪李北海宴

歷下亭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奉贈

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前出塞九首

同諸公登慈

恩寺塔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漢陂西南臺

○九日寄岑參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示從孫濟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戲簡

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夏日李公見訪

○移出塞五

首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附天狗賦

自京赴奉先

詠懷五百字

晦日尋崔戢李封

送率府程錄事

還鄉

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三川觀

水漲二十韻

塞廬子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雨過蘇端

喜晴

述懷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

漢中判官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送

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九成宮

玉華宮

計四十九首

讀杜心解卷一

無錫前礪浦起龍二田講解

弟起麟三五叅讀

卷一之一 五古

起玄宗開元間至肅宗至德二載

纂年譜公生於睿宗先天元年至玄宗開元十九年遊吳越二

十三年赴京兆貢舉不第二十五年年二十六遊齊趙詩起於是時二十九年至天寶三載在東都四載在齊州五載歸長安六載應詔獻下李林甫下之留長安八載間至東都九載在長安十載進三大禮賦命待制集賢院十一載召試文章參列選序十四載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參軍秋往奉先是冬安祿山反十五載往白水又往鄜州七月肅宗即位改元至德自鄜出陷賊中二載脫賊謁上鳳翔拜左拾遺疏救房琯八月還鄜州省家

望嶽

按履歷公遊齊魯在開元二十五年六年間公集當以是為首

岱宗夫如何

爾漢郊祀志岱宗泰山也

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

曉盪宵生曾雲決皆音恣入歸鳥廣韻骨目睫也會當凌絕頂一覽衆
山小

公望嶽詩凡三首此望東嶽也越境連綿蒼峰不斷寫嶽勢只青未了三字勝人
千百矣鍾神秀在嶽勢前推出割昏曉就嶽勢上顯出盪胸決眴明逗望字末聯
則以將來之凌眺別現在之遙觀是透過一層收也仇氏詳註以遠望近望細望
極望分配四聯未見清楚杜子心胃氣魄於斯可觀取為壓卷屹然作鎮豈惟
鑑剋年
月云爾

遊龍門奉先寺

宋鶴齡註龍門即伊闕元和郡縣志伊闕山在河南府伊闕縣按此在東都非禹貢之龍門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

僧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闕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傳筆者訛拓為招去闕奢字即今十方住持寺

耳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

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各本多以此詩為首但按公遊東都在開元二十九年後則不應編在望嶽詩前
也題曰遊寺實則宿寺詩也遊字只首句了之次句便點清宿字以下皆承次

句說中四寫夜宿所得之景。虛白高寒。塵府已為之一洗。結到聞鐘發省。知一宵清境為靈明之助者多矣。欲覺正與更宿呼應。天闕雲臥。諸說紛紛。王安石改為天闕。蔡興宗正義作天闕。是欲以虛對虛也。文翔鳳云。伊陽之北山。如雲臥然。將雲臥與天闕俱作地名解。是又欲以實對實也。其說俱不穩。朱注則曰。古體詩何必拘拘偶對。似屬超解矣。然此詩中四。卻非散體。按天闕字出韋述東都記。其為地名無疑。若雲臥正形容宿處之高迴。定屬虛用。而雲自與天對。臥自與闕對。正以不執死法為文家妙用。彼聚訟者。皆方隅之見耳。

贈李白

二年客東都。

唐書東都隋置

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腥羶。蔬食常不飽。

豈無青精飯。

登真隱訣太極真人青精乾食飢飯法用南燭草木葉雜莖皮煮取汁浸米三蒸曝日可服二升勿服血食

使我顏

色好苦乏大藥資。

大藥証曰須煉砂中永能取鉛裏金

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

別賦注金閨金馬門也

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

梁宋今開封歸德境

方期拾瑤草。

江淹登廬

山詩注瑤

算玉芝也

天寶三載太白由翰林供奉被放東遊與公遇於東都公贈之此詩也太白棲神
世外自相遇之後即有齊州受籙王屋訪隱之事其地皆於梁宋為近所謂梁宋
遊者必邂逅盟心之語公述其語為贈則李是主身是賓也今乃先云自厭腥羶
將託跡神仙而後言李亦有脫身幽討之志自敘反詳叙李反略則似翻實作主
翻主作賓殊不知其自叙處多用青精大藥等語正為太白作引落到李侯只消
一兩言雙綰而上八句之煙雲都成後四句之烘託明乎彼已虛實之用可與說
矣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黃鶴注歷下在齊州李北海即李邕按史邕天寶初為汲郡北海二太守舊唐書志青州天寶

元年改為北海郡
我李自青來齊也

東藩駐皂蓋

後漢書太守秩二千石皂蓋朱兩轡

北渚臨清河

一作青河通典清河實荷澤汶水合流

海右

此亭古濟南名士多

原注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

雲山已發興玉佩仍當歌

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

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起四敘事。中四寫宴末四惜別。首言李之來。次言到之處。三點歷下亭。四兼坐中客。發興則酒懷動矣。當歌則酒興豪矣。而竹色波光。清涼交映。襟期正復灑然。蘊真二字。無所不包。其人其地其景。皆是蘊含真趣者。是以臨分逆計。重徘徊焉。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原注時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錢箋李為

齊州司馬新舊史闕

員外太守從孫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

原注亭對鵲山湖

跡籍

籍通

臺觀舊氣冥

一作冥

海嶽滾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芳宴。此時具哀絲。千古

心主稱壽尊客。

曹子建詩主稱千金壽。仇注主員外客太守。

筵秩宴北林。不阻蓬華興。

得兼梁甫吟。

諸葛武侯梁甫吟云。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

此員外新亭始成。而相與落之也。與上篇之事非一處。上云海右此亭古。乃舊亭也。員外為主。太守與公為賓。一守豈亦有詩。叙賓主不詳。此則層次歷歷。四敘亭成之景。四借寓慨意。帶出宴會。四敘主客登亭賦詩之興。想古城原屬舊時勝地。已廢而復新之。故多今昔廢興之感。結聯見同賦意。兼切齊州。蓋以梁甫吟借

比同賦之詩故曰得一也。附李邕詩

一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

李邕

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形制開古迹。曾冰延樂方。太山雄地里。巨壑眇雲莊。高興泊煩促。永懷清典常。含弘知四大。出入見三光。負郭喜粳稻。安時歌吉祥。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舊書韋濟傳天寶七載遷尚書左丞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鶴注公壯遊詩云中歲貢舊鄉忤下考功第時年方二十餘歲讀書破萬卷。下

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

卜一作隣。宋注邕翰皆公同時前輩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

亮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十三

載。諸本作三十載旅食京華春。仇注公至長安自開元二十三年赴貢舉至天寶六載應詔為十三載也他本斷誤朝扣富

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

歛許勿切

然欲求伸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宋華海賦蹭蹬窮蹙元結論友文天寶六載詔

天下有一藝諸穀下李林甫命尚書省試賢下之遂賀野無遺賢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

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

廣絕交論王陽登則貢公喜

難甘原憲貧。焉能

心快快。祇是走踈踈。今欲東入海。卽將西去秦。尚憐終南

山。回首清渭濱。

元和郡縣志終南在京兆萬年縣渭水在萬年縣北

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

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此應詔退下後將歸東都時作也。先是有贈韋左丞文詩云。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蓋嘗以推獎望之。是後韋必嘗以公之才。誦言於當軸。而莫有應者。公遂決計遠引。贈此致感。且以告別也。不作悻悻急去語。亦不作脂韋無骨語。本心之厚立品之高俱見。仇註分段極是。起四句憤激而有古趣。旣以自提。兼提韋左開手。老到。甫昔一段敘壯心也。志大言大尤妙。在自謂四句橫空盤鬱。此意一段慨失職也。而前八泛述。後四入事。關目清晰。甚愧至末乃贈韋本旨。接法古朴而隄

言木八角
健快快駿。踐心口問答。進退徘徊之狀。宋注云。有去國之思。猶未忍決去。以眷眷大臣也。然去志終不可回。當如白鷗之遠。意最委折。而語非乞憐。應與昌黎上宰相書同讀。愚按一結高絕。昌黎不及。

前出塞九首

王嗣興杜臆。天寶間哥舒翰征吐蕃時事。愚按征西已久。不必泥定哥舒與兵車行所指之事。同詩見二之一。樂府體。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

鶴注。交河郡在隴右。道備吐蕃之處也。

公家有程期。亡命

嬰禍羅。

師古。漢書注。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也。盧注。開元中。折衝未停兵。有定籍。不似召募。無稽。可以逃脫。嵇康詩。常恐嬰禍羅。

君已富

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前出塞。刺開邊也。物衆地大。有侈心焉。公所為諷也。首章述初出門情事。赴交河。點清出兵之路。已富而又開邊。乃九首寓諷本旨。在首章拈破。結語黯然。戀親之情。赴國之義。俱見矣。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

脫轡頭。手中挑青絲。

冥簡文帝詩。宛轉青絲鞍。

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拳旗。

二章述上路後情事。習於其途，便成慣家。起法如身歷語。三四言舍然竟去，非思斷也。男兒死地無常，不如死綏為烈耳。下截摹寫輕生喜事之狀，躍躍欲飛，少年初出路人。

實有此槩。

磨刀鳴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

胡笳曲夜聞隴

水兮聲咽。三秦記隴山頂有泉清水。四注俗歌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欲絕。

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

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三章途中感觸興體也。磨刀也而傷手矣。本欲不以此鳴咽之聲動心。無如心亂已久。不覺手之觸也。腸斷聲即指鳴咽水。以下又提轉出一副血性語。心緒雖亂終不以易吾誓死之志也。杜臆云。化用隴頭歌入妙。

送徒既有長。

史記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

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

怒。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四章擬征人跋涉既遠而自吐其被驅之憤。亦有身亦既拚身受苦也。向前去不勞嗔作索性語。憤所激也。首句另提此三句皆對其長之詞。驅迫至此。無復還聚。

之望六親自此
丟開念頭矣。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五章已到用武之場矣。至是各就營伍。遂總計來路之積勞積憤。而為主將寧聞之數。令聞者心惻。倏忽句。出沒不常如畫。見敵而始思樹勳。知前此在途困頓未暇念此也。讀我始二語。寒士淚下。此章乃九詩之適中。為前後過峽如曲譜之有賺。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立一作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六章已在功名之會矣。尚是矢志語。未是對敵事。上四如此飛騰。下四忽然掠轉。兔起鶻落。如是如是。要是上四作開勢。下四歸本旨也。如此方是下好義而上好仁。此為赴敵之始。故復提寓規之意。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帝自將

會久雨雪士卒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

可攀

七章言戍守也。戍守則須城築。城築必依山險。三四寫衝寒陟危之苦。設色黯慘。邊庭之苦極矣。苦極故思家也。六親之念前已丟開。此又提起。有雪舞迴風之致。龍門云。人窮則反本。讀東山之詩。知此為變風矣。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虜其

名王歸。漢書注。名王謂有大名以別於諸小王也。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

論。

八章言戰陣也。起二彼勢之盛。中四我軍之勇。劍纔動而奔者已奔。繫者已繫。筆妙正在不費張皇。一結自然以遠卻為下章引脉。名王繫頸懸擬以壯軍志也。錢箋引燕將張守珪誘殺奚昇丹事以實之。兩地相懸。毫無干涉。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眾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

有鬪爭。况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卒章說到論功處。接前章潛身何論來。他手至是。定用策勲進爵等語。未為不合體也。不知如此。則下以啓軍士倖功之心。即上益以長人君喜功之志。而前所云開邊何多。豈在多殺者。不復相顧。而規諷之意隱矣。公則以超語淡之。曰十年寸功得失之相償。無幾也。曰苟得羞同誇大之初念。頓消也。內地且將致亂。還宜太度包荒。遠志不妨固窮。自是收心妙訣。此正明皇躁急中。一服清涼散也。舊說謂為冒功者發。尚是皮相。至詫云行伍中安得有此人。直癡人說夢耳。漢魏以來詩。一題數首。無甚銓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線。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轉韻詩讀。

同諸公登慈恩寺塢

原注時高適薛據先有作。兩京新記京城東慈恩寺西院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沙門玄奘所

立。天寶

之季作。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

戶。指北河漢聲西流。天漢秋漸轉羲和鞭白日。楚辭注羲和日馭也少昊行清

西聲字借用

秋月令孟秋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關注涇渭關西大川俯視但一氣

焉能辯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山海經南方蒼梧之丘中有九疑舜所葬宋濂南京

新記載浮屠前階立太宗三藏聖教序碑叫舜寓意太宗博議云高祖號神堯太宗受內禪故以虞舜方之惜哉瑤池飲日晏崑

崙丘列子穆王升崑崙之丘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程燧曰明皇遊宴皆貴妃從幸故諷之黃鵠去不息哀鳴何

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梁謀

詩本用四句領勢次段言登壇所見後段言登壇所感也然亂源已兆憂患填胸觸境即動祇一憑眺開覽山河無恙塵昏滿目於是追想國初政治之隆預憂日後荒淫之禍而有高舉遠患之思焉顧此詩之作猶在昇平京闕間也怨所云秦山破碎不辯皇州及虞舜雲愁瑤池日晏等語比於無病而呻吟故起處先看曠士百憂二語憑空提破懷抱以伏寓慨之根此則匠心獨苦者也。仰穿二句刻劃登壇七星二句形其高義和二句見時序。說是詩者三山謂譏切時事卻長衛非之謂祇是登高警語愚則以為憂危所迫也譏切則輕薄憂危則忠厚臺鼎之辨心術天淵矣若泛作登高寫景則語意又太涉荒蕪難免失之齊亦未為得也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舊書高適字達夫渤海人解褐封兵尉去遊河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